

# 时间的空间性

——以《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为例

王晓利 达布希拉图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时间这一主题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难题。她本人指出, 她的时间可分为钟表里的时间 (time on the clock) 与头脑里的时间 (time in the mind)。在精神世界里, 作者把时间分为若干部分, 随着个人意识的跳跃, 读者跟随人物任意地穿梭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每个不同的时间段被赋予了空间性。故事正是在那一段段被赋予了空间性的时间里发生、展开的。本文以伍尔夫的两部作品《达洛维夫人》和《到灯塔去》为例, 论证其时间的空间性问题。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时间的空间性; 线性时间; 精神时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4) 06-0051-05

## The Spatiality of Time——Exemplified by *Mrs Dalloway* and *To the Lighthouse*

Wang Xiaoli / DaBu Xilat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uhhot 010051, China)

**Abstract:** The theme of 'time' in Virginia Woolf's work is a difficult subject for many researchers. Woolf, herself, also says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imes in her works—time on the clock and time in the mind. In the character's mind, time is cut into several parts, incorporating the jump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aders follow the character coming and going between the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Every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is given the characteristic of spatiality. The story is unfolded during each spatial tim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atiality of time in Woolf's two works—*Mrs Dalloway* and *To the Lighthouse*.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the spatiality of time; linear time; mind time

意识流小说出现之前, 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一直以来都具有时间的最基本特性, 即流动性。时间是一分一秒地流逝下去的。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 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认为时间的概念是存在于个人意识当中的 (Bergson, 1965: 44), 即个人意识可掌握时间的变换, 此理论为理解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

提供了基础。伍尔夫本人也指出, 不光有一种被限定于钟表里的时间 (time on the clock), 而且有一种存在于大脑里的时间 (time in the mind) (Woolf, 1949: 91)。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格雷厄姆把其分别称为线性时间 (linear time) 与精神时间 (mind time) (Graham, 1970: 28)。在持续的时间里, 个体的活动有一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了内蒙古工业大学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时间的空间性研究——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作品为例》(ZD201229);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时间的空间性研究——英国意识流文学作品研究之新视角》(NJSY14057)的资助。

[收稿日期] 2014-03-27

[作者简介] 王晓利 (1977~ ), 女, 内蒙古人, 文学博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硕士生导师, 比较文学专业英美文学方向, 毕业于日本奈良女子大学。  
达布希拉图 (1977~ ), 男, 蒙古族, 教育学硕士,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比较文化学、英语教育学方向, 毕业于日本奈良教育大学。

定的局限性,而在精神时间里,则不受任何制约,具有跳跃性与自由性。伍尔夫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其作品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时间这一主题在伍尔夫的所有创作当中要算最为难懂的内容,很多国内外研究者在研究伍尔夫的时候都会避开这一话题。国外研究者对伍尔夫作品当中时间问题的研究基本与格雷厄姆的研究相似,即把其时间分为线性时间与精神时间,或者把其称为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国内的研究者也如此,只不过加深了对于后者即精神时间(心理时间)的探讨。通过对其分析,着重研究伍尔夫的时间艺术与结构。

可是,时间除了有以上特性外,也可以认为其有空间性。时间就像用蒙太奇手法被剪辑过一样,同时展现在人物面前,而进入到哪一段时间里,进入到哪一个空间里,对于主人公来说具有很大的自由度。通常空间与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把时间赋予空间性的话,就能从另一个角度,较容易地理解伍尔夫作品当中难懂的时间概念。在国内,目前还没有把精神时间与空间性时间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多数研究者基本与格雷厄姆的观点一致,没有人把伍尔夫的心理时间进行更详细的划分与归类。本文力图从新的视角即给时间以空间性(spatiality)来分析伍尔夫作品当中的时间问题。

伍尔夫的代表作《达洛维夫人》讲述的是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夫人一天的生活,线性时间为仅有的24小时。从早晨起床后达洛维夫人去为自己在晚上举行的家庭聚会选花开始,到晚上她聚会结束后送走客人为止。整部小说没有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也没有海誓山盟的爱情,大多数都是跟随主人公的思绪展开的,描述的是人物的内心活动。在其精神世界里,时间大体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被一段段地分离开来,像是不同的空间独立存在着,而主人公的思想也不断地在其中游动。

在本小说中,主人公克拉丽莎的精神世界被分成了好几段,在每一段里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并且她都记忆犹新。人物在进行一天的活动的时候,思绪不时地会回到过去,并且在读者毫无察觉的时候又回到了现实。比如主人公独自一人时会突然想起30年前她年轻的那

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隧道的尽头,她与她的男朋友彼得,以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理查德,还有她的同性恋女友莎莉在一起。在那里的那段生活对于她来说美好而难忘。年轻的她被几个人爱恋着,而她所要做的就是他们在当中选择一个作为最后的伴侣。终于她选择了成熟稳重而且事业有成的理查德。可是,思绪又会突然转回到现实生活里,她意识到现在的她虽然衣食无忧,可是很多时候独自一人,甚至自己要单独睡在楼上的小房子里。在30年后的现在这段时光里,她似乎不时地在问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选择。故事的结局和高潮部分就是晚会的举行。来了很多客人,就连她经常想起的旧情人彼得与莎莉也来了。看到莎莉已成为5个儿子的胖妈妈,而彼得还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单身汉,达洛维夫人似乎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也许是对的。

就像在她的其他几部作品中一样,伍尔夫注重的是人物的精神时间。精神时间抑或心理时间被分成了若干段,每一段就像是一个固定的空间。在每一段有空间性的时间里,故事有条不紊地展开。而人物的思绪会不断地在其间游历与跳跃。想回到哪一段,或是想去未来的世界都来去自如。对于主人公克拉丽莎来说,每段时间就像是摆在她面前的不同房间,进入到哪个空间里,完全由她自己而定。当她看到美丽的花儿的时候,她会想起那个鲜花盛开的夏天,她与相爱的人幸福地待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他们一起在风和日丽的下午泛舟,一起参加盛大的舞会。而读者也会跟随她去那里,完全融入到那个感觉比现在浪漫得多的环境中。而现实的大本钟整点报时声又会把我们与克拉丽莎一起带回到此时的这段时间中。此刻克拉丽莎独自一人在街上闲逛,回来时买了一捧鲜花。大多时候都一个人待着的她已没有了往日的美丽,女儿已如当年的她那么大了,皱纹已悄悄爬上了她的额头。过去那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与现在这个优雅稳重的中年妇女,哪个才是真实的克拉丽莎呢:

She had the oddest sense of being herself invisible; unseen; unknown; there being no more marrying, no more having of children now, but only this astonishing and rather solemn progress

with the rest of them, up Bond Street, this being Mrs Dalloway; not even Clarissa any more; this being Mrs Richard Dalloway. (Woolf, 1950: 13)。

人到中年的她,通常都没有丈夫与女儿的陪伴,她的思绪就像是她的人一样很多时候都是自由的。她知道,接受现实有时候真的很痛苦。年轻时的她是美丽快乐的,而现在是孤独伤感的。她似乎都不认识自己了,奇怪地感觉自己好像不存在了,看不见了。又似乎感觉现在的自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一个自己不太爱的男人。她怀念被叫做克拉丽莎的那段日子,但是现在,她是理查德·达洛维的夫人,住在他的家里,被叫做达洛维夫人。正如苏珊·迪克(Susan Dick)所说:

While telling over scenes from the past, Clarissa is evoking an earlier self who functions as a mirror in which she sees both resemblances and contrasts to her present self. (Dick, 1989: 36)。

在不同的房间里都有着不同的她,过去的自己就是现在的一面镜子,通过比较,克拉丽莎才能找到自己真实的感受。伍尔夫本人在回忆录《回忆随笔》(*A Sketch of the Past*)中也写道,隔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仅仅是一个湖面,湖面之上是现在,湖面之下是过去,而且越往下越是回到很久的过去。在一次次回到过去的过程中,她才能感觉到自己“living fully in the present”(Woolf, 1976: MOB 98)。书中的达洛维夫人也是一样,只有在回忆过去之后才能够找到存在感。

在故事的结尾,克拉丽莎走出繁华的舞会场,到一个没人的房间想寻求片刻的宁静。当她看到楼对面孤独的老妇人的时候,克拉丽莎又想象将来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似乎死亡已慢慢地逼近她了。她明白了,就如那个暮年的老人一样,她觉得自己也很快就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在偌大的宇宙之中,人是多么的渺小,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避免不了死亡。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直面人生,过好今天。于是她又一次回到了舞会,与彼得、莎莉坦然地聊天并在之后送走了他们。克拉丽莎在回忆过去与幻

想未来中感悟着人生,最后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

小说中另外一个与克拉丽莎对等也对立的人物是赛普帝莫斯,对时间的理解与操纵几乎与克拉丽莎是相似的。与克拉丽莎有着相同的孤独感与恐惧感,而社会地位与身份又与其完全不同的赛普帝莫斯,也一直经受着回忆的折磨。他是一个一战的退伍老兵,身体与精神都受到了战争的迫害。战前他一腔热血,抱着保卫祖国的心情参加了战争,可是战场上他目睹了残忍与血腥,他的想象与现实严重脱节。尤其是自己的好友倒在血泊中死在他面前的那一幕,对他的打击太大,以至于精神失常。即使战争结束了,他回到家中,有妻子陪伴,他还时刻觉着自己还在战场上。他不停地感到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那个硝烟四起的战场。而妻子会不停地把他拉回到现实当中。赛普帝莫斯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往返比克拉丽莎更为频繁,经历了无数次的来来回回。而且不像克拉丽莎,他并不只是一个人待着觉得孤独时才会回到过去,而是时时刻刻,有时是毫无征兆的。每次当他回到战场上时,他都能清楚地感觉自己就在那里,还能清楚地听到四周爆炸的声音。他的妻子看到他恍惚的样子,总得和他说说什么才能让他暂时回到现在。当他妻子提醒他该去看医生的时候,说道:“It is time”(Woolf, 1950: 78),时间这个词像晴天霹雳一样打醒了他,他似乎明白该做些什么了。神情恍惚的他有时也明白,他再也回不到参战前了,那时他是个正常的、满腔热血的男儿。他再也回不到和好友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了,因为好朋友战死了。时间到底是什么呢,他唱着时间的颂歌“an immortal ode to Time”(Woolf, 1950: 78),决定了自己的去向,去了自己的未来世界。对于赛普帝莫斯来说,他的未来世界就是死亡。而这一点又与克拉丽莎是一致的,只不过克拉丽莎虽也考虑过自杀但没有施行。赛普帝莫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三个不同的空间,并且在每个空间里的他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冷酷与无情后,他选择了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决定在另一个世界里重塑自己。



伍尔夫的长篇巨作《到灯塔去》当中的时间安排也非同寻常。在小说的3个章节中，第一章与第三章都讲述的是一天当中的故事，与《达洛维夫人》类似，而第二章的物理时间是10年。可是，作者把第一与第三章描述得非常详细，占了很大篇幅，而中间那漫长的10年间却一跳而过。正如迪克所讲，“[t]ime expands, contracts, and then expands again” (Dick, 1989: 47)，时间在本书中先是被扩大，然后被压缩，之后又被放大。在每段具有空间性的时间里，充满着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在对此小说最初的注释中，伍尔夫谈到了她的设计意图，“two blocks joined by a corridor” (Woolf, 1976: *Holograph Draft* 48)，给人感觉是一个走廊连着两个区域。中间一章像个长长的空洞的隧道，连接着前后像两个大房子的两章。伍尔夫的这个意图正帮我们论证了时间的空间性这一特性。

同样，此小说中，时间已不再像以往按分秒的叠加来计算，而是完全由人物的思绪来操纵。第一章是拉姆齐一家与朋友们在别馆度过的普通但和谐的一天。虽然其中有小儿子对于父亲的责怪，但总体来讲，那天的生活一如既往地让主人公拉姆齐夫人感到了亲朋围座在一起共进晚餐的融洽。她希望时间能够停止在那一刻，因为那时她感觉到了“eternity; ...there is a coherence in things, a stability” (Woolf, 1937: 158)。柔和的烛光，美味的食物，家人与朋友围坐在她准备的晚餐旁悠闲地畅谈着，事物之间有一种协调、一种稳定性。时光就像是被冻结了一样，她多么希望美好的此刻能成为永久。在此后的版本中，如牛津经典版中，这句被改写为：“Of such moments, she thought, the thing is made that remains for ever after. This would remain.” (Woolf, 2006: 85)。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此时人物内心的平静体现了一种永久性，或对幸福永久性的向往。而后者更加强调了时间的存续是由人物的思想所决定的这一特性。拉姆齐夫人正是这种幸福永久性的制造者。正像迈克尔·罗森塔尔 (Michael Rosenthal) 所指出的那样，拉姆齐夫人有这种创作的技巧。虽然她不像作家与画

家那样，用的是语言与颜色，她用的是“the force of...love” (Rosenthal, 1979: 108)。正是这种爱的力量，把人聚集在一起创作着永恒的记忆，填补着人们内心的空白。就像文中所写：

Mrs Ramsay making of the moment something permanent...this was of the nature of a revelation. In the midst of chaos there was shape; this eternal passing and flowing...was struck into stability. (Woolf, 1937: 241)。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拉姆齐夫人是成功的，她创作了时间永远都毁不掉的美与幸福，永远地存在于那段有形的、能找得到的时光中。

可是，第二章为什么快速地一跳而过呢，像是所有人迅速地跑过了一段长长的隧道。这一章并不只是起到连接第一与第三章的作用。在那10年里，拉姆齐一家发生了很大的变故。主心骨拉姆齐夫人突然去世了，她的一儿一女也相继离开了人世。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悲伤之中，那个曾度过欢乐时光的别馆空无一人。在这一章出现的给人印象深刻的词语要数“darkness”，“[n]othing (Woolf, 1937: 189)”，“empty” (Woolf, 1937: 194) 和“solitary” (Woolf, 1937: 195)。那段黑暗、空旷和孤独的隧道让读者们也不想多加停留。并且，几位主人公的相继去世和年复一年的时光变迁，让读者意识到了时间的不同表现形式——有被定格的有限的人生，也有永不停息的四季轮回。正如约翰·贝内特 (Joan Bennett) 所说，此章体现了“time in relation to eternity, the short span of mortal lives contrasted with the recurring seasons and the enduring world.” (Bennett, 1964: 105)。凡人短暂的一生与永久的四季轮回的世界形成了对比。不管发生什么事，时间的流逝是不能被打断的。我们一边感觉到了自然的无时间性，一边也注意到了人类世界的局限性。相对于时间的永无休止，人的一生是如此的短暂。拉姆齐夫人及其儿女的突然离开，更加突出了短暂的人生 (transient lifetime) 与冷漠、永久的世界 (indifferent universe) 的对比。

在第三章,拉姆齐先生带着小儿子与女儿终于到达灯塔,那一刻,他们在一个与拉姆齐夫人不同的世界里和解了。父亲与儿女在没有拉姆齐夫人的另一个空间里取得了永久的和谐。在这段具有空间性的时间里,故事得以延续。剩下的家人将在另一个叫做未来的空间里继续努力地创作自家的和谐。同样,正当拉姆齐先生完成了他的任务的同时,莉莉也完成了她在第一章未画完的画。作为小说中的唯一一位艺术家,她把短暂的一瞬保存在了艺术品里。当她说“I have had my vision”(Woolf, 1937: 310)时,莉莉明白了如何用自己的方法让拉姆齐夫人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代表着人物心中永恒的拉姆齐夫人被定格在了莉莉的画中,而这张画将永久地保存于像大房子一样具有空间性的时间里。

伍尔夫把时间有形化,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是不同的空间存在。兰德尔·史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教授曾评论说:

Virginia Woolf herself, throughout the 1920s, established her own ways of cutting and stitching up time...she uses the memory as a seamstress to cut and reshape sections taken out of the ordinary, sequential passage of time.

‘Fertile moments’ in the present offer a door through which the past experience of characters can be illumined, allowing a full sense of their earlier lives to be presented within the single days of consciousness she concentrate on in *Mrs Dalloway*, and in a way in *The Waves* (1931); or the two days in *To the Lighthouse*. (Stevenson, 1992: 99~100)

伍尔夫在其文学作品当中不断地使用非传统的创作形式,在她几乎每一部作品中,尤其是她创作中期的几部大作——《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以及《波》——其中的时间都与传统文学作品中所重视的物理时间不同。过去与现在就像是不同的房间,连接它们的只是一道道门,想去哪个空间,只要推开那扇门就能够实现。伍尔夫以独特的创作技巧给读者展现了一段

段独特的具有空间性的时间。在每一段有空间性的时间里,故事向四面八方延绵展开。而人物的思绪也会不断地在其中游历与跳跃。读者也跟随书中人物自由地穿梭于各个不同的像空间一样的时间里,在其中探索内心以及人生的真实。

#### 参考文献:

- [1] Bennett, Joan. *Virginia Woolf: Her Art as a Novelist* (2nd ed.) [M]. London: Cambridge UP, 1964.
- [2] Bergson, Henri. *Duration and Simultaneity* [M]. Leon Jacobson (Tra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5.
- [3] Dick, Susan. *Virginia Woolf*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
- [4] Graham, John. Time in the Novels of Virginia Woolf [A]. Jacqueline E. M. Latham (Ed.). *Critics on Virginia Woolf* [C].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0: 28~44.
- [5] Rosenthal, Michael. *Virginia Woolf*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 [6] Stevenson, Randall. *Modernist Fiction: An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 [7] Woolf, Virginia. A Sketch of the Past [A]. Jeanne Schulkind (Ed.). *Moments of Being: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C].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for Sussex UP, 1976.
- [8] Woolf, Virginia. *Mrs Dalloway* [M]. 1925. Toronto: New Phoenix Library, 1950.
- [9] Woolf, Virginia. *Orlando: A Biography* [M]. London: Hogarth, 1949.
- [10] Woolf, Virginia. *To the Lighthouse*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37.
- [11] Woolf, Virginia. *To the Lighthouse* [M].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P, 2006.
- [12] Woolf, Virginia. *The Waves* [A]. John Graham (Transc. and Ed.). *The Two Holograph Drafts* [C]. London: Hogarth, 1976.